

蓬莱岛再现世

166

在风如是成功晋入至尊魔君后的第三百年，她就发现了事情的不对。

她的修炼天赋难得一见，因而晋级对她来说不是件困难的事情。可她无论再怎么修炼，修为都无法再寸进一步，她只能感觉到自己像一瓶早就装满了的水，再想往里倒，已经显示不出来了。

但按照古籍记载来说，魔修分明是能通过修炼、飞升去天外魔界的。

风如是察觉到不对，四处调查翻阅资料，回忆了许多细节，才反应过来，这片天地间已经很久没有人飞升过。或者说，从来都没有人飞升成功过。那些早就到了大乘期、也早就有了飞升资格的修士，无论是仇天还是妖主，都也没人成功过。

他们分明已经触摸到了这个境界的天花板，却根本不知道下一个境界的开端究竟在哪里。

「后来我就猜测，或许这个世界已经被封闭了，只有有人通过外力或者其他暴力的手段，打开世界通道，才能窥得一些天机。」

从那天起风如是就开始了漫长的征途。起先她想锻造出一柄厉害到超越仙器的法宝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材料，便暂时搁置了；后来见仇天不成功，以为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大乘期修士太多了，于是设计让仇天险些陨落，不想仍然没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
直到她摸索着找到落凤山脉去，终于找到了那块带着神魂的凤凰骨，养出凤凰的雏形后，便血淋淋从它身上抽出骨头，锻造出了白翎扇。

「其实不是我锻造出白翎扇，而是它选择了在我这里降临。」风如是说，「其实有些事我也是这次出来后才想明白的。秦绒绒，白翎扇的降生，就好像某一个必须发生和经历的节点，没有我，也会有别人。只是恰好被我找到了凤凰，所以它在我这里降临了。」

这话刚一说出口，我就想起恢复的那段记忆里，聂星落跟我说过的话。

「就算没有陆流，还是会有其他人拿走你的本命法宝，比如心生贪念的某个不知名魔修，或者觊觎饮雪剑已久的其他人。」

「你必须得死在万魔窟。」

倘若真的是这样，那么我的死，也是一段设定好的剧情？聂星落和陆流口中那种限制人的天道，其实指的并不是拥有了情感和记忆的人工智能聂星落，而是这种必须要发生的限制？

我还正在思考呢，结果风如是又开口了。

「对了，秦绒绒，有些话我还是提前跟你说一声比较好。」

她说，轻轻皱起眉头：「其实白翎扇的出现就是为了你，当我得知几万年前得到它的人是林天樱之后，我就猜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了——因为白翎扇没有到你手里，所以世界出现了原因不明的偏差。」

偏差？原因不明？我心中骤然闪过聂星落当初那句「记录和分析数据」，有些懂了。

「另外，即便是白翎扇这样的存在，也只是准仙器而已。」她说，「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盯着你吗？因为这天地间只有唯一的一样仙器，就是你。」

167

「我是人。」我看着她状似怜悯的眼睛，又重复了一遍，「我是人，不是仙器。」

其实我心情已经很麻木了，就算风如是现在告诉我我和林天樱其实是一个人，我都不会觉得有多意外。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一下自己身为人类的身份，不然到头来物种都变了，这就有点太过分了。

「我知道你是人，但谁说修士不能被炼成法宝呢？何况仙器并非能简单炼成的，而是天道选择的。人力终究无法逆天而行，所以我们费再多的力气，也只能炼出准仙器，与真正的仙器，永远隔着那么一线。」

风如是说完，不再理会我，而是握着白翎扇，往凤凰的身体上凑过去。冰蓝与火红两种光芒交织碰撞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，她神情愈发凝重了些。手上的动作刚放缓了片刻，凤凰身上突然红光大盛，一时失衡，将风如是的手炸得鲜血淋漓。

她猛然转头看向我：「你没有用玄冰洞将白翎扇和异火极焰的空间炼成一体吗？」

我愣了愣，脑中忽然闪过陆流之前在飞舟上说的话，方才有些恍然他为何制止我：「没有。我修为还未至炼虚，对空间法则的掌控极为浅薄，害怕炼没炼好，反倒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。」

风如是扯着唇角笑了笑：「难道你觉得我是在害你吗？」

「难道你不是在害我吗？」

大概这句质问戳到了风如是的心，她沉默许久，抬眼看着我：「我并非蓄意要害你，而且我说的是实情。你若也想离开这个世界，迟早都得将这两者融合。」

「但那不是你故意瞒我的理由。」我忍不住冷笑，并发觉自己现在着实谁也不怕了，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，「倘若我听了你的，尽快出手融合，想必会因为修为不够而被空间裂缝吞噬吧？」

「但你不会死，水溯玉和白翎扇中的温灵养魂玉足以保下你的性命。」风如是叹了口气，竟然还有点遗憾的样子，「你的死

会促成空间融合，但却不会真的死亡，因为你是天道偏爱的人，他会出手保下你的命。」

她说的天道，难道是聂星落？

我还在心里暗暗揣摩着，风如是又一次开口了：「如果我说，我能帮你把修为提升到炼虚期，你愿意在那之后将这两处空间融合吗？我看出来了，你现在应该是化神初期的修为。」

还有这种好事？我忍不住惊讶地看着她。

「只不过，因为我要带你去的那一处地方是魔界的地盘，所以晋升至炼虚期后，你大概率不会是一个纯粹的人修了。另外，这样的融合是有代价的。两处空间顺利融合之后，白翎扇将不再属于你，它会作为凤凰失去的那根骨头回归本体，并用那块温灵养魂玉令凤凰开化神智。」风如是说，「但好处是，倘若真的能打开这个世界的通道，窥得天机，你可以和我一起离开这个世界，去天外魔界。」

这个条件是很诱人。连一旁的仇天也忍不住紧紧盯着我，显然是在等我的决定。我忽然意识到，由于之前陆流制止了我的危险行为，现在在这两位大乘期修士面前，我反而掌握了主动权。

更何况，我很清楚，倘若真的能打开空间通道，外面的世界大概率不是风如是想象中的天外魔界，而是我来时的那个世界。

最终，我低声道：「你让我考虑一下吧。」

168

因为天空阴霾浓重，魔界的夜晚是看不到星星的。

夜里我坐在风如是安排的院子里，望着夜空发呆的时候，仇天突然造访。

我听到动静，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拍拍身边的台阶：「过来坐吧。」

仇天也没什么架子，很自然地在我身边落座。似乎这几万年时光流逝，把他身上那种属于玛丽苏虐文男主的高傲冷酷都磨掉了。这下看起来，倒多了些许平易近人的味道。

他从乾坤戒里摸出一瓶灵酒给我：「要不要喝点？」

我想到昨天他给我那杯难喝到极点的灵茶，有些心有余悸地望着他手里的瓶子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。仇天看我神情，想来很明白我在想什么，唇角抽搐了两下，补充道：「放心，这是我从人界拿来的。」

我这才放心地从他手里接过瓶子。拧开喝了一口，甜味带着一丝酒精的味道，不重，是灵果酿成的灵酒。

等我喝了好一会儿仇天才问我：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」

我转头看了他一眼：「其实你是来说服我的吧？毕竟你卡在大乘期挺久了，打开通道之后你自己也能搏一搏。」

「.....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」仇天被我戳穿，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咳了一声，低头避开我直视的目光，「但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，毕竟我看你也很想离开这个世界——」

「我不是想离开这个世界，我是想离开你们。」

我打断他，用十分坚决的口吻反驳：「因为我没办法适应你们这样的规则和理念，而且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没把我当人看，所以惹不起我只能躲了。」

这话说得很不客气了，仇天也只能讪讪地笑：「别这么说啊，至少我没对你做太过分的事.....」

「你也好意思说？」我冷笑，「大哥，拜托，几万年前如果不是你把我扔进万魔窟，我现在能过得这么惨吗？」

说来也十分诡异。按理来说我跟仇天之间才是真的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可现在还能平和地坐在这里交流的，竟然也只剩下我和他。想到这里我真的起了好奇，把手里喝到一半的酒递给他：

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跟我说说你几万年前到底为什么会对林天樱一见钟情呗？跟她分分合合地玩了那么久的虐恋，说不是真心喜欢都说不过去吧？」

仇天苦笑：「可是，真的不是真心的啊。再说了，非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你几万年前不是还喜欢过我么？」

.....尴尬。

他说，就像我之前那些莫名疯狂的行为一样，他对林天樱的喜欢也来得莫名其妙。其实在那段看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的虐恋时光里，他也会偶尔有短暂的清醒，然后审视自己的行为，觉得过于迷惑，但很快又会沉溺进那种状态里去。

「就好像有人逼着我喜欢林天樱，按着我的头往一条早就设定好的路上走，哪怕这并不是我的真实意愿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人不是简单地控制我的言行，他是真的能改变我的情感倾向。」说到这里，仇天面色凝重，「现在我终于懂了，一直在限制我们的那个『人』，就是天道。」

他所说的天道绝不是聂星落。

假如我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本书，那他们一直提及的那个天道就是剧情；假如我现在所处的世界是一个程序，那限制所有人的天道就是代码。

那么，创造世界的人，到底是缘何写下这些东西的呢？这本书的「作者」，究竟处在我来的那个外面的世界，还是在更高一层的位面？

我怔怔地想了一会儿，却听到仇天忽然道：「还有一件事……几百万年前，在你死后，有一天，我在人界十万大山上空的云层里碰到了陆流。」

「起先我以为他又是为了寻林天樱而来，正要过去找他算账，结果他只是停在云里，看着日出发了会儿呆，然后从乾坤戒里拿出了一把剑。我看着觉得有点眼熟，就多看了一眼。」

说到这时候其实我已经对他后面要出口的话有所察觉，心脏猛地一颤，正要阻止，仇天却已经又开了口：「发现那就是你的本命法宝饮雪剑。他抱着那柄剑看了会儿太阳，竟然掉了眼泪。」

169

第二天我就去找风如是，说我答应她的条件。

风如是很是意外地看了我一眼，慢吞吞地说：「我以为，按你这么纠结的性子，定要磨蹭个几天才会告诉我结果。」

「我倒是想磨蹭，但时间不等人啊。林天樱处处针对我，一心想利用我干什么大事，鬼知道她什么时候又会对我下手。」我说，「你要是不忙的话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」

风如是点头，欣然应允，又问我要不要带上仇天，我想到昨晚那场谈话最后的结局，犹豫了一下：「还是不用了。」

昨晚，仇天说完那段话，我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然后他说：「也许陆流对林天樱的感情和对你做的那些事，也并非他心之所愿，而是天道所控。」

我说我知道。

知道又能怎么样呢？难道过往种种就能一笔勾销？我能同仇天还算和平地坐在这里谈天，是因为我与他之间本就没什么爱恨。可我却是真真切切地喜欢过陆流，不管几万年前，还是这一次，都曾付出过被碾碎的真心。

所以这个坎我永远也没法过去了。

风如是我带到一处被暗色笼罩的森林里，找到了一处深潭，示意我跳进去。我稍微犹豫了一下，她就一脚把我踹了进去。我刚进去就感受到一阵彻骨的寒冷，像是成千上万根刺从皮肤表层刺进去。我痛得想尖叫，但刚一张口，潭水就灌了进来。

我昏了过去。

似乎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梦境，梦里我经过了很多场轮回，每一次轮回结束回到那片草地上后，聂星落好像都变得有一点不一样，他甚至还拿出酒来同我一起喝，并且问了我一些我从前和陆流相处的细节。轮回第二百零七次之后，他终于制止了我。

他说数据已经记录完毕了，可以不用再进行下一次了。那时我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因为到后期，每一次轮回的记忆和痛觉都无法被完全清除，所以我只能在半梦半醒间痛苦挣扎。听到聂星落这样说，我终于活了过来，冲他大叫。我说我不恨林天樱了，我谁也不恨了，你快点让我离开这里吧。

聂星落沉默了一下，问我：「那你想去哪里呢？」

「随便哪里，总之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想我再也遇不到这些人。」我说，「还有，你把我的记忆也拿走吧，我不想再记得任何关于陆流和林天樱的事情了。」

聂星落同意了。他打开空间通道，把我送到了外面的世界。在通道闭合的那一瞬间，记忆也被从我身上剥离，我却是一片黑

暗中听到了他的耳语。

「我欠你 207 条命，你教会我爱恨.....秦绒绒，倘若有再见的机会，这些我会通通还给你。」

170
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湿淋淋地躺在岸边，尝试调动了一下灵力，果然已经晋级到了炼虚中期。且灵力一点也不虚浮，不像是强行拔高修为后的结果。

「不是我揠苗助长，只是通过潭水把你灵魂里潜藏的能量都激发出来了而已。」风如是淡淡道，「你觉得恢复了的话，我们就回去吧，休息一段时间。」

「不用休息了，时间不等人。」

我爬起来，顺手用灵力烘干衣服，隔着几步之遥看向风如是。说实话，每次修为进阶，都让我觉得自己在这些大乘期的大佬们面前更平等了一点，也更有话语权了一点。

「再晚几天，不知道林天樱又会整出什么幺蛾子。还是尽快把空间融合，然后将凤凰的神魂修补完成，打开空间通道吧。」

显然，我的提议正合风如是之意，因为她眼中露出满意的神情。轻轻抬了下手，召出一只像是笛子一样的飞行法器，招呼我上去。

我跳上去，突然想到什么，顺口问了一句：「仇天呢？」

「别提了，赖在我那里不肯走。」

风如是说着，皱起眉头，显然对这人有些无奈：「昨晚扯着我非要一起喝人修酿的灵酒，还跟我打赌不用灵力散酒劲的话谁会先喝醉。」

我不得不怀疑，仇天上一次去人界的时候真的囤了很多酒。

以及这个人的性格，和原著里所谓嗜血冷酷的霸道魔君，差得也有点太多了吧？

「所以最后你们俩谁赢了？」我突然对结果产生了好奇。

风如是顿了顿，面无表情：「自然是我。仇天不过喝了两壶，就醉了个彻底，非要抱着我，和我一定去天外魔界定居。」

「.....」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稍微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，就觉得有些过于惨不忍睹。

「然后呢，你是怎么应他的？」我带着一颗八卦的心继续问风如是。

她目光从我脸上晃过去，忽然露出个毫无温度的笑来：「我问他，怎么不带林天樱去呢？难不成从前他为了林天樱，将我囚禁在死亡魔音谷这几万年间，他倒是变了心？」

虽说风如是之前跟我说，她确实喜欢过仇天。但此刻我也能很清晰地从她口吻中听出，她对仇天已经不剩下什么温情。不过

想来也是，我代入了一下我和陆流的角色，觉得她对仇天的厌倦十分合情合理，便识趣地闭上了嘴巴。

不料我沉默了，风如是反倒主动开了口。

「秦绒绒，你说，如果我令凤凰打开了空间通道，便真的能抵达天外魔界吗？」她目光落在虚空处，失了焦，似乎什么都没有看，「其实有时我常常觉得茫然，不知道被我向往追寻了几万年的天外魔界，究竟是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。」

我反问道：「那你想象中的天外魔界是什么样的？大乘魔修遍地走，新等级从头重新修炼？」

「.....也许吧，其实于我而言，修炼一事，本就是从来没有尽头的。」

我有点迷惑：「所以你修炼是为了什么呢？我看你好像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，难不成你修炼，就是为了修炼本身？」

「这样有何不可？」风如是问我，「凡人顺应天意，生老病死，不过能活百年。再入轮回后，便只能丢了从前记忆，重新来过。便是将修炼本身作为修炼的目的，也要好过这样浑浑噩噩。毕竟挑战自我，本身就是一件颇有趣的事情。」

「好吧.....如果空间通道真的打开了，我会推荐你玩一款游戏，叫是男人就下一百层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有挑战性。」

我吐槽了一句，知道风如是听不懂，于是迅速转移了话题：

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真正的天外魔界，与你想象的截然不

同？比如那里的人并不修炼自身，而是通过制造各种工具，达到比修炼己身更显著的效果——比如，上天入地？」

风如是沉默了片刻，缓缓开口，问我：「你说的这个，不就是，炼器？」

171

「呃，还是不太一样的。」

我为难地抓了抓头发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，于是试图举例。

「比如，我们现在炼器，炼出的法宝，只有修仙之人能用。但或许那边的世界，炼出的东西，连毫无修为的凡人也能使用。」

「灵石法宝。」风如是说，「往法宝中嵌入灵石，由灵石提供能量，凡人便可使用。难不成你说的那物，竟不用任何能量催动，便能使用？」

「呃.....那倒也不是。再比如说，那个世界的凡人，可以通过交通工具上天飞行，千里之遥眨眼可到。」

「飞行法宝？」

「比如他们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工具，与很远之外的人即时交流。」

「传音符吧。」

「又比如，他们可以将一堆本来没有生命的材料，制作成一个有思想会活动的类人形存在。」

「明白了，傀儡术。」

我发现我说不出话来了。

因为我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，在此刻忽然有些崩塌。

还记得在外面的世界，上学时老师讲过，牛顿晚年信上帝去了，并坚信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。但此刻身处修仙世界，我突然有些了悟：或许这说法颠倒过来更说得通——神学的尽头，就是科学。

庄生晓梦迷蝴蝶。此刻我竟然有些迷蒙，不知道究竟这个修仙世界，与那个科技世界，究竟谁才是谁的「外面」。

不能再聊了，再聊下去话题就开始哲学了，我及时刹了车，问起风如是关于空间融合的注意事项。

也许是因为大家已经开诚布公地聊过了，并在大事上达成了共识，风如是终于不再隐瞒关键点，而是将整个空间融合过程中的需要注意的要点一一拆分给我听。

首先，两方空间融合，并非简单叠加那么轻易，况且白翎扇中的空间还并不稳定。若是对空间法则的掌控稍有欠缺，便会有极大的概率失败。风如是给了我一封玉简，说其中封存的是她这么多年对空间法则研究后总结出的详细心得，让我仔细研读后再动手。

其次，融合空间需要大量的灵力支撑异火极焰一刻不停地煅烧，就算我目前已经晋升至炼虚中期，但仍然有些支撑不住，需要聚灵阵法辅助。这时候，我之前从十万大山里拿的那个聚鼎阵法，以及死亡魔音谷外收到的那些极品灵石，可算派上了用场。

最后，因为白翎扇中的空间本就来自凤凰骨，所以熔炼时如果能加入一簇凤凰火，概率还会提高不少。

听她讲完，我半晌没说话。大概是沉默得有些异常，风如是转头看我，轻声问我怎么了。

我苦笑：「如果一开始，你把这些都告诉我，我会拿你当我和这个世界认识的最好的朋友。」

风如是目光剧烈地颤抖了两下，却什么也没说。

过了许久，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复我，这个话题已经过去了的时候，风如是却又一次开了口，声音很低，轻得我几乎听不到。

「如果，我们能去另一个世界，不管那是不是我想象中的天外魔界。」

「秦绒绒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」

172

我用了大概五天的时间来研读风如是写的那封玉简。

她的确写得很好，深入浅出，十分到位，对我这个炼虚期的修士来说，也不会过于晦涩难懂。每每到了关键点，还会有语音解说冒出来，倾情指导。

只是每到这时候，我都会顺便想起那天风如是在笛子上说的那句话，接着便觉得心脏被刺得一痛，只能匆匆将记忆甩出脑海。

五天后，我找到风如是，告诉她我准备得差不多了。风如是从凤凰身上提了一簇凤凰火给我，我便托着那簇火焰，头也不回地钻进了白翎扇中的空间。

「秦绒绒，万事小心。若有危险，不必勉强。」

我没听。反正大不了就是一死。而且自从在那谭水里恢复了更多之前的记忆后，我就知道，就算我现在掏出一把刀切腹自尽，大概也很难死掉——因为聂星落说过，他还欠我很多条命，他不会让我死。

好不容易开了次金手指，我当然要有恃无恐地放纵一回。

将聚鼎阵法布好，极品灵石也放好，我盘膝在空间内坐下，召出丹田内的异火极焰，将玄冰洞凝成的玄冰珠丢进去，开始了缓慢的煅烧。

.....

这的确是个耗灵力的活儿，我的灵力很快被抽空，又由聚鼎阵法从极品灵石中抽取后做补充。这中间有好几次，空间裂隙与

我擦身而过，我都靠着风如是那封玉简中提到的知识险险避让开来。

而加上凤凰火的辅助，两处空间真的在一点一点融合。见状，我总算放下心来。

.....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在我发现聚鼎阵法已经无法提供一丝灵力后，睁开双眼，便看到已经彻底碎成粉末极品灵石们。

而我面前，一团漩涡状的雾气正在缓慢旋转着——正是融合完成后的白翎扇空间核心。

我正要离开这里，目光落在漩涡上，却骤然顿住。

它旋转了片刻，竟然呈现出一片水波粼粼的画面来。

画面上的两个人，正是陆流和聂星落。他们正站在一处风景看起来十分陌生的地方，两人的表情都很凝重，看起来像要做什么大事似的。

看来之前聂星落突然打晕我然后不告而别，果然是找陆流去了。

只是，林天樱呢？

我还在心里揣测着，却见这两人忽然出手，合力将灵力打入面前的瀑布中。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那瀑布的水帘被缓缓撕开，露出后面浓雾缭绕的空间。

过了许久，雾气渐散些许，我才终于看到了三个金钩铁画的大字，就刻在一块半透明的浮空石头上。

「蓬莱岛」。

173

我神情凝重地从白翎扇中的空间出来后，打眼一瞧便遇上了风如是与仇天半担忧半期待的目光。

风如是问我：「怎么样？」

「成功了。」我抬起手上的白翎扇给他们展示了一下。由于空间融合后彻底被补充完整，整把白翎扇看起来流光溢彩，十分夺目。风如是看了一眼，露出惊喜的表情。

我知道打破别人的希望很残忍，但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：

「不过.....我可能暂时不能把白翎扇给你了。」

风如是眼神微变，但到底还是维持住平和的表情，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慢慢道：「天道与陆流，合力打开了蓬莱岛的空间结界。我想，他们既然打开后进去了，那我必然也要进去走一趟。那里面环境未知，我暂时需要我的本命法宝护身。」

这话一出口，我都能感觉到风如是的表情凝固了。想到之前她在死亡魔音谷的时候，还信誓旦旦编了一整套谎话骗我这世上没有蓬莱岛，我忽然有种光阴流逝物是人非之感。

显然，风如是目前和我是一个想法。

「秦绒绒，我并非故意欺瞒于你.....」风如是开口到一半，大概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太大的说服力，于是火速闭麦，转换了说法，「好吧，我承认，我确实没有告诉你关于蓬莱岛的真相。」

听这意思，像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我顿时起了好奇心，扯着风如是道：「展开讲讲。我之前听陆流说，你把蓬莱岛藏宝阁的材料洗劫一空了？」

风如是点点头：「我想锻造一柄仙器，便不得不借用仙岛的材料——试错。正因如此，我才被蓬莱岛的空间结界强行驱逐出来。而且由于这算是强行从天道手中掠夺命数，我从此再也进不去蓬莱岛了。」

我愣了愣，有些惊讶：「所以这一次，如果我要去蓬莱岛，你也不能跟我一起去了吗？」

「我不确定。」

风如是解释道：「其实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也不算完全欺骗你。这个世界上没人见过真正的蓬莱岛，因为从前它只能通过神游的方式进去，而这个神游的方式很玄学也很随机，没人知道具体是什么方法，也没人真正进去过。关于蓬莱岛的记载，只出现在语焉不详的一些书籍资料中。」

她说着，叹了口气：「不过按你刚才说的，既然这两人已经打开了蓬莱岛的空间结界，那么也许不必靠神游就能进去的话，

天道对我的限制就无效了。」

我有些恍然：「所以你是第一个靠神游进去的人？也是唯一见过蓬莱岛的人，对不对？」

风如是点了点头。

如果按她所说，除她之外，这么多年都没人成功进入蓬莱岛，陆流和聂星落到底是怎么找到那里的呢？.....也不对，聂星落是天道，他知道蓬莱岛的位置，以及空间结界如何打开，似乎也没什么奇怪的。

我还在思考着，却听到风如是开口道：「不过，我方才听你说完之后，又有了个新猜测。或许你那个师父陆流，也曾经进去过蓬莱岛。」

174

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既然陆流隐瞒了我这么多事，而且这人也看起来深浅未知、好像知道什么内幕的样子，显然已经不是原著里那个一往情深的单纯男二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为什么会知道风如是将蓬莱岛的藏宝阁洗劫一空的事情呢？难不成风如是神游蓬莱岛的时候，他在旁边围观了？

又或者，他自己去蓬莱岛的时候，看到了空空荡荡的藏宝阁，然后自己进行了一番推理？

不管是哪种可能，反正陆流去过蓬莱岛的可能性极大。

我刚要开口对风如是的话表示认同，一旁的仇天忽然开口说话了：「如果陆流去过蓬莱岛的话，那林天樱应该也去过。」

风如是一脸惊讶地看着他，我这才恍然惊觉不知何时起，仇天骤然变得沉默了许多，既不同我斗嘴，也不再跟风如是相爱相杀。

脑中闪过风如是跟我说过，仇天曾在喝醉后抱着她说过的那些话，我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最终也只能暂时将这些想法丢开，转而将注意力放在更为要紧的眼前事上：「为什么林天樱也去过？你做出这个推断的证据是什么？展开讲讲。」

仇天却又不肯说了。我连问了好几遍，他才语焉不详地说，之前林天樱反复令世界倒回之前的轨迹节点，就是因为她去了一趟蓬莱岛。

至于什么时候去的，怎么去的，又到底在那里见到了什么，他通通不记得了。

.....也不知道是不记得了还是不想说。

这话我没好意思说，但风如是却完全不客气：「秦绒绒，你何必为难魔君？难道魔君对林天樱的一片痴心，你看不出来吗？」

仇天脸色剧变，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走了。风如是眼睁睁看着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视线范围内，这才无事发生一样转头问我：「你既然看到了他们打开了蓬莱岛的结界，那知道蓬莱岛的具体位置了吗？」

我摇摇头：「只看到在一处瀑布后面，但到底是哪里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或许要等一段时间吧。」

风如是点点头，并不再与我追究白翎扇的归属。显然，她认可了我的说法。

毕竟蓬莱岛在传说中，是离仙界最近的地方。若是真能踏入那地界，说不定离得道飞升又进了一步呢。

我顺着这个思路一直发散下去，不知不觉竟到了夜里。

正要转身回房间休息，仇天却突然拎着两壶酒来访。

我忍不住愕然：「又喝？」

仇天的神情看起来有些黯淡：「秦绒绒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陪我聊聊吧。」

我与他之间的仇怨早在几万年前就结束了，所以最终一人一壶酒坐在夜色里谈天说地的场景，倒也不算过于违和。

仇天猛灌了好几大口酒，一脸失神地问我：「你说，倘若一个人曾经做过错事，虽然并非出自本人意愿，但又切切实实地伤害到了她，还有挽回的可能吗？」

我想了一下，觉得还是不用打哑谜了，便直接开口道：「你说的这个人，是风如是吧？你是不是曾经喜欢过她？」

在我探寻的目光凝视下，仇天与我僵持了老半天，才有些颓然地点了点头，神情中还残留着些许不甘与挣扎。

果然是这个死局。

我暗叹了一口气，自个儿也抬起酒壶猛喝了两口，这才拍拍他肩膀，安慰道：「你也别多想了，有一句诗说，弃我去者，昨日之日不可留……」

「从前种种，皆非我本心所愿。」仇天的语气很是苦闷，且对我劝解的话语完全置之不理，我这才明天他可能需要倾诉一下才会舒服，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莫名就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莫名就喜欢上了林天樱，为她出生入死，甚至险些自戕。这是天道强行安排给我的感情吧？那能不能从我脑子里拿走它？」

「甚至一开始，我又下意识以为风如是潜伏在你身边有什么目的，后面误会解除后，便越发觉得愧对她。」仇天说，「我知道她觉得委屈，我可以弥补，但总要先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吧？」

这个口吻，实在是太耳熟了。

我几乎立刻就想到了陆流，接着便与风如是彻底共情了。

「伤害已经造成，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，是轻还是重，受伤的人是肯定会记住的，愈合后也会记住。」

我说着，把我和陆流的例子举了出来：「你想想看，他碎我金丹，为了林天樱多次拉偏架，包括几万年那些事，对我造成的伤害，我现在不会忘，以后也不会忘。哪怕他告诉我这次重来之后他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，我也会永远牢记这些痛苦，永远不可能同它和解。」

接着我将酒一饮而尽，在彻底醉过去之前，我在仇天脸上看到了一闪而逝的痛苦之色。

说来也奇怪。天道啊，你明明要强行安排我们的感情线，强行让我们的爱恨都随你操控，现在又为什么让一切回归正常？让天道化身出的聂星落从我这里学到爱恨是什么，然后把你带来的一切禁锢都解开？

你的目的，到底是什么？

几天后，还没等我想明白这个问题，人魔妖三界，却悄无声息地被一个消息渗透了。

这个消息，就是神秘的蓬莱岛终于临世了。而作为传说中离仙界最近的地方，它理所当然成了三界修士梦寐以求想去找机缘，便于飞升的场所。

消息一开始只是在悄无声息地蔓延，直到某一天，忽然点燃了全民热情。无数修士开始趋之若鹜地寻找结界开启究竟在什么地方，以及自己应该如何抢占先机。

这个时候，我又一次从白翎扇空间的漩涡中，看到了蓬莱岛的入口。

与上次不同的是，我这次并未见到陆流和聂星落，但却看到了一道陌生又熟悉的女子身影。

她攥着一只笔一样的法器，面无表情站在瀑布面前。像是察觉到我的目光隔着漩涡注视她，她猛然转过头，目光隔着空间的距离定在了我身上。

「秦绒绒。」她缓缓开了口，「蓬莱岛在天之尽头的瀑布旁，我就在这里等你过来。」

是赵兰芝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